

《梁祝》主創者到港親自指揮協奏曲

疫情無阻 90歲何占豪譜新曲《根據地》

闊別數年，何占豪教授終於又要踏上香江舞台！香港演藝製作中心主席李志雄近日在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舉行一場「我和我的祖國暨何占豪九十生辰慶祝全國巡迴音樂會」，邀請何老親自指揮《梁祝》協奏曲，十分難得。這位傑出音樂家、指揮家、音樂教育家，中國第一部小提琴協奏曲、民族音樂瑰寶《梁山伯與祝英台》的主創者，對香港有很深的感情。這次香港站演出之餘，朋友們還將為他舉辦90歲生日慶祝活動，他將在這裏與久違的朋友們共敘別情。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帆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何占豪深情回憶起第一次赴港的情形，那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全體作曲家都來歡迎他，專門為他做50歲生日。香港觀眾的熱情和音樂素養，也讓他一直銘記在心，頻頻誇讚：「他們的水平很高。」近年來，他還關注着香港的民族音樂發展，期待更多青年音樂家一起來推動民族音樂現代化。

三曲重啟香江情緣

去年8月，上海文化界曾為何占豪舉辦過一次90歲生日慶祝活動，那時他提出過：「90歲以後，我給自己定了兩項任務。一項還是要注意身體健康，第二項，趁我現在思維能力還可以，對於中國音樂發展，我有些設想要繼續完成。」因此，已屆耄耋之年，何老每天的行程仍然排得很滿。只能在不多的休息時間接受記者的電話訪問。談起此次香港之行，他笑着說，演出是受到朋友李志雄的邀請，他將在音樂會中親自指揮雙琵琶協奏曲《梁祝》、古箏協奏曲《化蝶》及二胡協奏曲《別亦難》。據悉，李志雄自2001年至今已先後舉辦了22場《梁祝》音樂會，5月30日這場則是第23場，連何老都誇他是「全球第一」。

電話那頭的何老，聲音仍是四五十歲那樣的幹練和明快。憶起香港，語氣中充滿感動。他說，看得出香港觀眾對音樂、對他是真的喜歡。每次演出後，都會互相問他要簽名，然後再問一句：「下次您什麼時候來呀？」遺憾的是，疫情反覆，讓他不得不多次更改南下計劃。去年底，原定要參加他的學生、二胡演奏家邵琳的專場音樂會，無奈又遭遇新一波疫情。

好在阻礙都只是暫時的，何占豪透露，自己另一位弟子、香港中樂團藝術總監關惠昌已經多次向他發出邀請。因此，5月底這次到港，雖然只有短短三四天，但應該不會是他今年唯一一次香港行。

推動民族音樂現代化

疫情不可測，但樂觀的何占豪卻視之為難得的機會，沉下心來思考和創作。他說，演出雖然暫停，他的工作一刻不停，又有新作陸續完成等待公演，包括一部小提琴協奏曲和交響樂組曲《根據地》等。《根據地》是一部紅色作品，旨在懷念和紀念為我們今天的幸福生活而獻身的先烈們。在構思和寫作時，他還特地回到井岡山，重讀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感受戰火紛飛的革命歲月，將理想之火、信念之光寫入樂曲中。

近年來，何老還傾注了非常多精力在民族音樂教學上。他特別喜歡的樂器之一是古箏，並認為古箏是最能深刻表現情感的一種中國古典樂器，如果能將它從50音階變成70音階，可以轉調，其表現力完全可以與小提琴、鋼琴媲美。他還關注到，比起西洋樂器，古箏學習者在技巧和技術練習方面尚有欠缺。就像學鋼琴的都繞不開車爾尼，在他看來，民族樂器的演奏也必須有專業的基礎練習，所以他特別花了很大功夫創作了不少古箏技巧練習曲。他還介紹，這一路走來並非「獨奏」，有了越來越多的知音和同道，比如曾長期在香港中樂團工作的知名古箏演奏家羅晶，回國後在上海音樂學院任教，兩人一直合作研究古箏教學和推廣。他說：「我們祖先傳下來這麼好的樂器，我們要繼承、發展和改進它，作出自己的貢獻。」展望未來，何老對於下一代民族音樂學習者也充滿期待：「希望中國的孩子既能有高超的演奏技巧，又能熟悉民間音樂，更好繼承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

搞交響樂不能沒有民族元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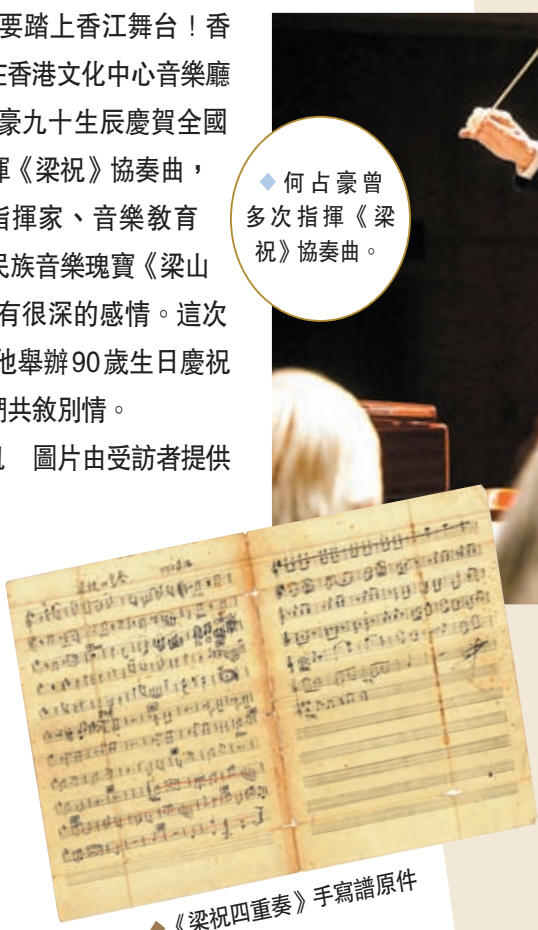
談到民族音樂，何占豪就滔滔不絕，他特別表示：「為什麼《梁祝》大家都那麼喜歡，就是因為是我們民族自己的音樂，都是我們繼承先輩的音樂。」

首演至今超過一個甲子的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台》，是當時還是上海音樂學院學生的何占豪和作曲系同學陳鋼在越劇的旋律基礎上創作。作品問世以來吸粉無數。在2000年香港電台舉辦的一次民意調查中，《梁祝》與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的偉大作曲家的作品一起，被評為「千年最受聽眾歡迎的十部經典音樂作品」。

對於何占豪來說，《梁祝》確實是人生轉折點，但無關名利，而是讓他明確了今後的創作方向——推動民族音樂現代化。他說，內地很多作曲家可能學的是西洋音樂，西方確實有比我們先進的地方，但我們一定要把西方的先進東西學習來，用以改進和發展我們自己的民族音樂。

「外國的要學，比如交響樂也要學，但我們搞交響樂的時候，一定不能沒有民間喜歡的民族元素、民族內容和民族音樂語言。」何占豪說，中國民族音樂語言太豐富了，那麼多民歌，那麼多戲曲，別的国家都比不上。這些先輩創造的音樂語言，若不去繼承它，音調上若是沒有很好學習民族音樂，那麼寫出來的東西，老百姓聽不懂，或不是不喜歡，「那就有問題了。」

當然，繼承民族元素並不代表故步自封。他曾經用3年時間研究中國古代音樂活化石南音，寫出交響樂《陳三五娘》。除了古箏，他還致力於二胡革新，寫了二胡協奏曲《別亦難》、《亂世情》、《英雄淚》，二胡與樂隊《莫愁女幻想曲》等。上世紀九十年代後，他還對傳統樂曲《月兒高》、《春江花月夜》等進行改編，在民族音樂語言的創新、民族樂器演奏技巧的提高、民樂表現幅度的拓展等諸多方面進行探索。



◆何占豪曾多次指揮《梁祝》協奏曲。



◆何占豪應李志雄（左）的邀請再到港指揮《梁祝》。

◆《梁祝四重奏》手寫譜原件

難忘的《梁祝》記憶

小提琴協奏曲《梁祝》是中國戲曲界、音樂界幾代人的勞動成果，是集體智慧的結晶。繼承和發展民族音樂文化，是我們的職責——60多年過去了，面對《梁祝》給自己帶來的榮譽，何占豪始終清醒，還多次強調：「我們不應該過分炫耀個人所起的作用，否則將會受到前輩們無聲的指責；也會給後輩們留下笑柄。」

對於何占豪來說，這部作品的創作過程，還留給他很多珍貴的記憶。

——為百姓而作



◆《梁祝》首演給何占豪留下了難忘記憶。

何占豪出生在戲曲之鄉鄞縣，祖母是個越劇迷。17歲時考入浙江省文工團，1952年轉入浙江越劇團樂隊，任小提琴兼揚琴演奏員。1957年，何占豪考入上海音樂學院（下稱「上音」）管弦系小提琴專業進修班，與丁芷諾、俞麗拿等成了同學。

在上音，他們學的大部分是巴赫、莫扎特作品，但下廠下鄉勞動為工農大眾演出時，卻發現農民兄弟們要聽的卻是越劇、滬劇，這使他們很「傷心」，回校後一直在想：西洋樂器怎樣才能被中國民眾接受和喜歡？在系領導的建議下，1958年8月，何占豪與丁芷諾、俞麗拿、沈西蒂、張欣、朱英等6位同學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化實驗小組」。其間寫了弦樂四重奏《梁祝》，這首「小《梁祝》」可以說是後來小提琴協奏曲《梁祝》的源頭。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這首弦樂四重奏還曾被多次演奏過。

——也曾有過畏難



◆何占豪與同學組建「小提琴民族化實驗小組」並擔任組長。

在上音籌備向國慶十周年獻禮曲目時，何占豪大膽提出了用越劇音樂素材寫一首大型的《梁祝》小提琴協奏曲的想法。受到時任學院黨委書記、作曲家孟波的支持。

但當題材真的被確定後，何占豪產生了畏難情緒：自己一個業餘作者，何以堪當大任？是系支部書記劉品教授鼓勵了他，讓他不要忽略自己「滿肚子民間音樂」的優勢：「你不要以為貝多芬、莫扎特頭腦裏的音樂是天生的，他們的音樂也是從民間音樂中提煉出來的。」可謂一語驚醒夢中人。

——《梁祝》主旋律「偷」自賈寶玉



◆年輕時的何占豪是上海音樂學院管弦系小提琴專業學生。

說到《梁祝》主旋律，何占豪後來常常開玩笑說，是從賈寶玉那裏「偷」來的。原來，他的靈感來自於越劇《紅樓夢》中，賈寶玉扮演着尹桂芳的那句經典吟腔「妹妹呀」。

何占豪當時就想，老百姓為什麼如此癡迷這一句？原來，這雖然是一個起調的腔，卻是感情宣洩的表達。所謂情之所至，音之所在。所以，《梁祝》愛情主題第一句開始，就用了這句吟腔的音調。雖然整個樂段採用了江南小調典型的「起、承、轉、合」四句體結構，但在每個樂句中仍然用了越劇「尺調」唱腔中一些深情的曲調，使整個主題既有江南風格又有越劇味。

上世紀八十年代，因工作交流，何占豪第一次見到越劇大師尹桂芳時，選用90度鞠躬致以敬意和感謝，並告訴她：我們的《梁祝》主題是從您這裏「偷」來的。此外，作品還在京劇、紹劇、蘇昆劇中吸取了大量營養。所以，何占豪始終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說，《梁祝》的音樂素材是前輩戲曲演員與樂師們創造的。

——與陳鋼合作很愉快



◆何占豪（右起）、陳鋼與《梁祝》首演者俞麗拿合影

《梁祝》實際上經歷了兩個創作階段。第一階段，就是何占豪與上音實驗小組同學創作的弦樂四重奏，但被劉品教授評價主題不夠深情、深刻。後來在創作協奏曲時，在劉先生建議下，邀請了作曲系高材生、上音最具權威的作曲家丁善德先生的學生陳鋼來參與。

何占豪記憶猶新，和陳鋼合作時間是1959年2月到5月。此前兩人並不認識，但何占豪深深記得曾經受到過陳鋼的父親、著名作曲家陳歌辛先生輔導，所以每次去陳家，見到他的母親和妹妹也非常親切。兩人的合作也超乎尋常融洽。何占豪有民間音樂的底子，擅長寫旋律，對小提琴的性能比較熟悉；陳鋼對曲式結構、和聲配器等作曲專業知識的掌握比較全面，有相當的鋼琴演奏基礎，對樂曲的全局有着通盤的構想，對主題的變化與發展也有豐富的想像，還對作品出了很多建設性意見。也正是由於這種優勢互補，寫作進展也很快。何占豪還介紹，在創作中他們吸收了西方曲式規律性的合理部分，沒有把它當作條條框框束縛自己。所以，《梁祝》已經不是典型的西方奏鳴曲式了，已經打上了「中國特色」的烙印。

——難忘首演

1959年5月27日，《梁祝》作為上海音樂學院參加上海市音樂舞蹈會演的節目，在上海蘭心大戲院正式首演。由俞麗拿小提琴獨奏，樊承武（指揮系同學）指揮，上音管弦系學生管弦樂隊協奏，丁芷諾任樂隊首席，何占豪參加樂隊演奏。當奏完最後一音，場內居然鴉雀無聲，過了好一陣子，才響起了暴風雨般的經久不息的掌聲。演員、指揮鞠躬謝幕，掌聲不停。最後，指揮破例地把樂曲的後半部分再重奏了一次，才滿足了聽眾的要求。

自此，《梁祝》奏響全國，傳遍世界。這部26分鐘的協奏曲，還被親切稱為「中國人自己的交響樂」。

廣等等。他之所以喜歡到香港演出，也在於每次都會被香港同行的熱情和觀眾的專業素養感動。「他們很懂，很喜歡民族音樂，這是讓我感到幸福的一點。」

展望未來，何占豪希望香港的青年作曲家在這方面作出自己的貢獻。「香港也好，內地也好，我特別希望青年作曲家，在民族音樂上刻苦鑽研。」當記者問起他，香港和內地藝術家是否可以在這方面加強合作交流。他非常肯定地回答：「完全可以，現在沒什麼障礙。只要中國的都可以。」

對香港青年寄予厚望

或許何占豪自己都沒有想到，《梁祝》也給他帶來一個小煩惱，那就是每當遇到媒體，幾乎逃不開被問上一句：「《梁祝》對您有什麼影響？」豁達的他早就習以為常，並總會不厭其煩地詳細回答。有一年在香港，他被問及同樣的問題。耐心解答後，還笑着反問那位記者，知不知道徐小鳳唱紅的《相見時難別亦難》，是誰寫曲的？「這也是我寫的。」其實，《梁祝》啟迪了何占豪，但他

的人生早已不止有《梁祝》。在音樂創作方面，他作曲的路子比較廣，民族、通俗的，西洋交響樂、民族器樂都有涉獵，還有戲曲和流行歌曲。這次在與記者交流時，他還憶起多次受到香港音樂家邀請創作，這也讓他與香港同行一直保持着愉快的交流。在教學領域，他更是桃李滿天下。

何占豪認為，以中樂團為代表的香港音樂界，對於民族音樂現代化作了許多貢獻，包括樂器的改良，教育推



◆在《梁祝》60周年之際，何占豪（右二）曾參加上海之春國際音樂節。

特稿